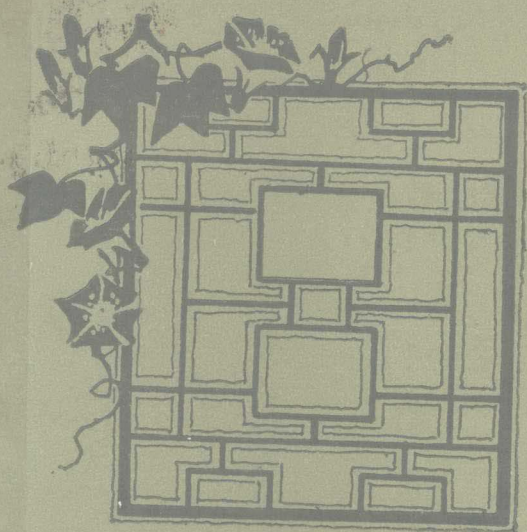


杨昌济著

達化齋日記

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达化斋日记

杨昌翰著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达化斋日记

(校订本)

杨昌济 著

责任编辑：徐日晖

*

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(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)
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*

1978年9月第1版

1981年1月第2版第2次印刷

字数：160,000 印张：6.75 印数：10,001—13,300

统一书号：10109·1082 定价：0.72元



杨昌济先生

再 版 说 明

本书是杨昌济(怀中)先生的部分日记,曾以《达化斋日记》为名发表在1920年12月——1921年6月上海《时事新报》“学灯”副刊。日记内容有读书札记、教学计划、当时时势,以及对伦理道德观念的大量论述,等等。这些日记反映了杨昌济先生勤奋的学习精神,严谨的治学态度,及其政治、哲学观点,特别是伦理道德观点,可供广大读者和研究近代思想史的专业工作者学习、参考。

本书1978年9月第一版是根据一个手抄本进行整理的,当时由于没有校对《时事新报》“学灯”上的原文,因此不仅缺漏的日记未能补上,而且在文字上和时间的排列上都存在不少错误,有的读者为此来信指出,并予厘正,在此我们特向这些读者深致谢意。这次再版前,我们根据《时事新报》“学灯”副刊上的原文,对全书作了一次全面的校订,除纠正了原书文字上和时间的排列上的错误以外,并且补充了若干手抄本缺漏的日记。此外,对于日记中所引用的某些书刊上的文字,我们也作了一些校正,为了节省篇幅,上述各种改正,文中不再一一注明。至于个别不清的文字,无法查明的,我们仍用□表示。

日记在《时事新报》发表时,该报“学灯”副刊当时的编辑李石岑曾写了一篇前言,现一并收录。原日记发表的时间顺序是由近及远,为了阅读和研究方便,我们按年代次序作了编排。

由于日记原稿遗失,本书系据《时事新报》校编,错误仍恐难免,请读者批评指正。

一九八〇年六月

我亡友杨怀中先生逝世后，其长子开智君以先生生平各种著述遗予。予既择其关于哲学上之著述，登之《民铎》杂志矣。兹因《达化斋日记》，为先生致力最深，足以发吾人之深省者匪鲜，复取以实之《学灯》。惟先生所书日记，卷帙甚繁，起自壬寅，迄于去冬，若循序发表，必非短期间所能尽，兹拟择其最近者先行批露，再及甲寅、乙卯□志。然后将先生生平著作之精华，纂一小册，以公同好。是非徒表彰先生之道德文章，亦以资吾侪之箴鉴耳。开智君遗予之意，亦若是也欤！爰为附志于此。

石 岑

（原载1920年12月8日《时事新报·学灯》）

目 录

序 言 石 岑

一八九六年(丙申).....(1)

一八九九年(己亥).....(16)

一九一四年(甲寅).....(26)

一九一五年(乙卯).....(147)

一九一九年.....(194)

一八九六年(丙申)

九 月

初三日 自前月十三日归家，十四日即至郑宅晤苻生，同在其岳家过中秋。十六日至苻生家晤憩箕，十七日同憩箕苻生史贵林过贵林宅。至萧家巷，初见萧芭庵先生，晤景澜，宿憩箕家。十八日复同苻生至其宅，十九日复至郑宅，二十日归家。二十一日至向宅，二十二日至月塘湾，二十三日至童宅，宿雪樵舅家。二十四日仍至向宅，二十五日宿云可家，云可以是日归。二十六日归家，二十七日至馆，于至河洸晤炳生子生，归馆。三十日思乔来。

出游半月，知旧数人多得聚叙，然精力为之疲倦。到馆数日无日不看书，无日不诵读，至昨夜而病矣。仍当以戒书静养为主，不加提醒，几忘其所以然，岂不可笑！

境遇如此，可谓顺遂，而犹时有太息之声，岂真所谓薄福相耶！人患不自知，既知之则当日造于坦荡和平之域；荆棘丛中何可久恋？侍于君子而不知其愆，犹日对明镜而不见其丑。此至要之事，关系福分不浅。

恭吉质颇稚弱，难以严迫，只好听其自然。然听其自然则又嫌于课少，将来且有师不尽心之责，亦无以自明也。此等事不必过虑，但尽己心而已矣。人各有心，何能一一求谅乎？

渔洋再过露筋祠诗云：“行人系缆月初堕，门外野风吹白莲”。以白莲形容神女之洁也。予癸巳在试场作续渔洋论诗绝句八首，其论渔洋一首云：“海内风骚屎主持，个中韵味说谁知？开门忽见白莲蕊，却忆风清月堕时”。即用其语意以赞其神韵之高雅，偶志于此。其外七首将付之另落云。又记二首云：“胜国飘零老大存，等身著述照乾坤；凭招工部论忠愤，诗卷长悬北斗尊。”顾亭林。“采石矶头一眺登，前身太白记吾曾；潇湘三十六湾水，更有何人与代兴？”张陶园。

壬辰九月杂感

“别家抱微疾，无语卧思兄；百里劳车马，三句意不平。生徒当儿侄，书籍伴秋灯。诗句忘翻韵，何妨信手成？一夜城南宿，阿麟文战酣。抛书谈杂事，携伴上青山。棋借钱为子，床连□为安。清明好时节，何惜醉愁颜！有客会文酒，翩翩名士年；融融有真乐，落落欲空群。箕踞长松下，孤高野鹤身。翻思板仓屋，有个卧游人”。只此三首稍可录，余则太潦倒不成诗矣。又一首咏印儿者，结云：“今年课徒始，伟器望惟渠。”

癸巳恩科场后，与张静斋朝岳；先本约笃生同往，以静斋迫欲往，故背之，深以为恨，又百感丛心，因记九月初四日正去岁作诗之时也，因续作杂感诗八首。

“呼童取纸笔，重续去年诗。昔者辞家日，今为返岳时。秋心诗有骨，夜□酒相宜。耿耿孤灯伴，谁人与唱随。昔与阿麟会，城南夜着棋；今朝翻负约，令子独探奇。落落真孤往，飘飘系我思。吁嗟四百里，风雨独哦诗！车马盈门日，笙歌绮丽场。半家于赴浙，三室尚留湘。忽听牙筹响，如闻玉笛长。浮生时聚散，此感付苍茫。阵阵香风散，飘飘翠袖浮；鸳鸯清碧落，珠玉落朱楼。转盼三江水，低徊一树榴；春光明镜里，此景至今留。不

禁百端感，书成只自嗤；干卿缘底事，费我漫题词。世界情相结，浮生梦几时？题诗因遣恨，惹恨反因诗。板屋乱心曲，长羁出众才。那禁龙啸老，如听鹧啼哀。抱朴培元脉，无名养大材。旧诗君记否，莫负好亭台。比舍有高士，飘然常去来，袖携工部集，同上定王台。碧浪潮边橘，三闾庙里杯；行踪殊落落，谁识不羁才？顽童三四子，渐识与师亲；负质原中下，传经有故新。尽心常负疚，动气转伤神。太息谁先觉，哀哀聋瞶民。”

甲午冬月，复作杂感八首

松桂一庭绿，雨声凄正繁。诗书从意读，景物未全残。幸有生徒乐，初无风雪寒。胡为常郁郁？天地尚平安。余生真草草，桂短折堪怜，孤愤遭穷厄，牢骚损岁年。一章犹可诵，再面竟无缘。惜此蜉蝣羽，临风一慨然。张子别来久（仲孚），闻今将诣常；红颜伴归棹，白发在他乡。付托由来重，穷年竟未偿。江边难一送，翘首祝安康。

陈君向江浒，我意欲云何！访旧千峰外，从君一度过。山川发奇思，诗酒足高歌。寡断成羁滞，停云入醉哦。忽为夫人恸（印儿），转思情若痴；严规成底事，伟器竟何期？善哭征偏验，生机盛不持。梦中犹唤汝，妄想至今疑。忠孝节廉事，编成感慨多！至情常酝酿，历劫不消磨。史笔传真迹，奇文足啸歌。郭生吾与尔，日日一摩挲。朝鲜方坐失，海国尚多机；边岛烽烟急，中原羽檄飞。内州防窃发，朝议或从违。体弱难支局，遥空祷帝扉。五洲大会合，此语信奇哉！世岂无斯局，天终产异才。战机方未已，元运暂难回。待到千年后，洪荒一再开。以三年杂感校之，一年似胜一年。

初四日 今日又看鉴及苏诗，殊易犯戒，不可不时加警惕也。

万事皆从根本做起，家者国之本也，古之治天下者至纤至悉，

今治一家而人事且废坠不修，岂非荒怠？理财是一家急务，今人多以鄙吝为耻；殊不知俭以养廉，一介不取者亦一介不与，必能自济而后能济人。凡曲意徇物而失其所据者，盖蹈于兼爱为人之弊而不自知耳。

近世兄弟之伦甚薄，予自十五岁时即断然不听诸前辈戚族之言，誓不析居。今十二年矣，家兄困于烟癖，长卧家中；而余岁岁课徒，时奉束修以济其乏。此亦极平常事，而或侈为美谈，盖世风之不古已久矣。予近以课读之艰时为兄言之，颇有莫非王事我独贤劳之意，此甚不可也。须知幼承兄教哺育，岂可忘其自来？况兄嫂任家事之艰，亦与余之课读相等，岂可听信迂言，存此世俗之意见于胸中乎？

书戒屡犯，心病愈深，不早主持，何以自立？旷观大局，既有可危之形，既知名义亦无可谢之责；正宜惜此寸阴，保此精力，乃毫不断除，任无益之小事戕我性灵，亦何其不自爱也？当扫除一切，令胸中浩浩落落，与太虚清气呼吸流通，庶几神定魄充，而有康强之效。

记甲午岁戒书静坐，写日记，日有进益，今则无之；是亦随势太过，不加提振之故耳。冥悟所得甚多，以其机活而不滞也；今后仍当以戒书冥悟为功。盖我之所长原在此处；若弃所长而攻所短，则不能及人而反失其故步矣。

时时劝石陔遣愁戒书以养病，而躬则背之，岂非蔽乎！

人之患在好为人师，余生平有托大之病，其貽人暗笑者不知几何矣！昨酒席上与人争论，此亦面折人过予人不堪之事，不检点克去之，恐遭祸害也。又在书院时，曾有不讥议之戒，讥乃近来对人，虽无微词讥诮惹人恨怨之事，而颇议论人长短，毫不检括，其惹人暗恨者亦正不知几何也。昨闻友人称人好处，首在语言谨

密，不言人短，始憬然觉悟。今后当戒此三事，收拾干干净净，与人无忤，与世无争，易简以消天下之险阻，何乐如之！

闭目凝想，如登太华峰头，万里在目，高出尘世几层，俗人意见消去，胸中纯是一片空明，与太虚沆瀣之气冥合，此真游心之极乐处也。

听惕叔诸人作文吟哦声，颇自喜，以为吾党之气尚盛也。下午，云可具衣冠来拜，尤见吾党之不孤，此亦小小快心之事，可以破颜一笑矣。

连写戒书数条而连犯之，何无主宰乃尔？近来教书有数语云：每教必解，每解必钞，每钞必读，每读必熟；今日只管今日，凡解若干，即钞若干读若干而已，不问过去，不思将来，按日行去，铢积寸累，则记诵多而妙悟生矣。

又见得义理训诂，古文时文，正书杂书，均彼此流通。从此处穷究一番，移而穷究彼处，则有悟焉；从彼处穷究一番，又移而穷究此处，又有悟焉。专守一书，反觉困闷而无所悟，此不传之秘也。只要讲得明白，使弟子心中了然；又诵得精熟，使弟子口中文气通顺；又经过手钞不致散失，而以时温习焉，则彼此更番肄习，亦不害其为杂矣。

譬如经书解得明白，则看书凡文中引经者皆易于了悟矣。又如先看见杂书文引经义者，及看经解，遇此处独易于记忆；此互相发明之明验也。又如史鉴看得熟，则凡看诗文遇用史处即能了悟，无检寻烦闷之苦；然先看诗文用史，但知其意而不晓其首尾者，至看史时亦遇此等处独能记忆不忘，盖不止一见也。正书杂书反复更阅，则一见再见三四见而不通贯浹洽、记忆无失者乎？是以为学之富，不患其杂，惟患不能处处留心，事事看清记清耳。

初五日 思斋以寒疾不进学堂，三日不见颇念之；今日始来，

亦以为可喜也。雨衣懋修伯侄来，饮酒二次；懋修天真烂漫，与惕叔之温厚相似，亦甚相得也。听其对谈亦自可爱。夜睡而复起，听懋修谈诸事，均娓娓可听。

初六日 晴，早饭后携恭吉出游片时，归而安卧时许，精神总嫌不爽，戒书真宜严也。

深味嫌于为人之说，以后真当反约穷源，默养吾诚，期以不多诣人，不多写信，不多劝戒，不多责备，不多自述，不多言人，不多说事，收拾洁净净，如胸中全无知识一般，如世上本无此人一般，是亦穷变通久之道；但恐过于沈郁又生疾病耳。

心中多闲念，是从来如此，亦人人如此，然究竟是功夫未至耳。现在塾中本无可念者，惟三餐一眠穿衣洗面诸琐事。解诗经三页，解鉴五页，皆是呆事，不必多思，只是要精神照管得到耳。除此之外，惟闭目调息，心游四体之内，切休外来，至要至要。万物并育而不相害；近又见忠奸不必太分别，恩怨亦不必过计较；退然自守，不与人接，人自不与我接，各得其所，而无形势相临之嫌，乐莫大焉。归家。

初七日 同石陔至梅花庵坳上屋，在子台宅中饭。

初八日 至葛藤坡。幼宾来。下午到馆，兄亦来。

初九日 又解诗经，从小我起。详解诗经日记，此后不载。近数日甚不爽，盖血气虚弱之故，宜戒多言，戒诵读；真气不泄，元神自保。

精神不强，无一可为者；惟用精神以养精神，乃为要务。严持戒律，力屏浮思，此所谓用精神也。凡可以害吾精神者，存心觉察，神不外散，皆须用精神。大约以磊落光明，应求立断为进境。

小事不遂意即面折人，议论不合必争论不已，是之谓褊。人

人生厌，气机乖忤，实无好处。要知人无礼于我，固有不能尽受者，邪议论亦有不能不力争者，惟当择其至要者，提振精神，以收惩一戒百之效；而小小不关紧要，则宜一概包容，浑然不露，以养和平之福。书曰：“无忿疾于顽，无求备于匹夫。”论语曰：“躬自厚，而薄责于人，则远怨矣。”易曰：“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。”

心多游思，难于禁制，亦无庸郁郁以为苦，惟时时转念廓清，终比全不停思者有益处也。廓清杂念之时，惟有将心游于四体之中，想象血脉流动之乐，复以心游于太虚之表，想象清虚一气之妙；复以心观心，想象其凝聚一处，神不外散，主宰万物之气象，见得天地万物皆若拱而向之者。此皆不传之妙，久已失之，今当仍用全力注之也。

感石陔责难之言，精神为之一振，拟闭户危坐以主敬，言不妄发以养威，严加催督以毕课；处处裁制，使弟子整齐严肃，毫不致放恣懒散，复我壬癸二年之旧可也。

夜与兄谈至四更。

初十日 昆池兄来，有所求，未能遂其欲；此亦无可奈何之事，不得不断者也。观其奋然辞去，是亦有气骨之一端，惜其才不能扩充之耳。

禹门表叔轺先人云：问他花昊可怜才，记当年戚里追随，也曾绛帐受遗书，悲夫吾师，竟难一面；说甚文章能夺命，看半世名场潦倒，剩把青云期后嗣，幸哉有子，亦足千秋！张啸石轺其堂嫂郑孺人云：节操懔坚贞，教子教孙，长使后人师懿范；髫年蒙鞠育，此生此世，更从何处报恩勤！郑孺人即次舫先生之母也。予轺云：具坚贞操，留贤德声，巾幗中不愧君子；哲嗣克家，文孙式谷，节孝后必有达人。又轺仲孚云：澄水去无归，一束深悲徐稚奠；岳灵留不住，百年遗恨道乡祠。又轺胡姑丈云：姑父画

无存，追思前辈风流，忍忆寒灯谈旧好；郎君今卓立，预报黄官消息，欣闻垂老带余欢。又挽黄姻伯母云：□□□□，垂老临终遗恨事；望夫未返，伤心雪月洞庭寒。兄挽向海门叔外祖云：浪迹半生平，以客游始，以客游终，独难堪旅棹归来，魂招水渡河边路；鸿文垂悲祀，书在人传，书成人去，已完就名山著述，气作九疑峰上云。买戴端友药，该钱六百文。夜解鉴五页，始写解鉴日记。

十一日 魏勺霆与季弟书，可作兄与予书读。一言不合，动责备人，实为凉德，不可不省克消化也。

初服向兰芝所开单。

看同季文，憬然有悟，信乎文字乃宇宙之灵气，可以通天下之志。四先生之勇断不可及，功力之真密不可及。兄去。

十二日 收敛过去未来出位之浮思，而从现在一刻中之事实用精神，则神聚而不散矣。超出现在事中局促琐碎之外，而游心于太虚寂寞之表，则机活而不滞矣。

予近来总欠一静字，意在务外为人，出力干事。然营营扰扰，己之心术既为势所转而渐以不纯，人之地位又为我所侵而苦其甚逼；彼此之元气均以躁伤，亦何益之有哉？今当从近裹着己处细心体察，运转于微，收敛于默，时时如对上帝，如质鬼神，而人则暂置之也。修己既敬，则不言之化亦必有所裨益，是亦非忽然忘世矣。子曰：“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，而不与焉。”天地至诚无息，而万物各得其所；世道之精妙处，宜默会而身体之也。

论为师之法

第一要善养生，使精神有余，然后能使弟子精神震动。教义理之学，以自修为主，使目前有观感奋兴之益，日后有流风余韵之思，而下手处则在解四书集注，必指点亲切处示之，浸灌滋润

以培其本。弟子目前之过恶，又必严加约束，使不敢犯，则德行渐纯矣。教经济之学，则以解鉴为主；指点目前之人情世故为佐。教词章之学，则以讲求训诂为佐；而熟读以悟行气之妙为主。大约每教必有钞本，每日必有所钞；日积月累，真实不虚，则气自坚固、识自通达矣。

始用竹板责三童子手心。

闰成来，服药二剂，而心病未痊；盖用心过度之故，甚可惧也。受伤在屡次狂谈不止，及昨早之发怒，昨日之看文章，昨夜之解鉴，今日之论为师之法，此等处最易受伤，不可不时时警觉裁制也。

十三日 惕叔诸人，四先生稍示奖励，而发愤进于常时。予写日记十日，而作事便有精神，此皆可喜之事也。亦可见天下事之大有可为矣。

游学王姓来，应之颇不疏慢；此等处若加忽略，便是不仁，大伤元气，自贼本根矣。

以后解鉴，当于不嫌凌杂之中求一不杂之道；意欲将汉高帝、汉光武、唐太宗、宋太祖、明太祖五帝纪年中之事，依序细解一过，即取王船山读通鉴论，宋论中凡高帝、光武、太宗、太祖卷中者，亦依次细解一过；资治通鉴中司马光曰在汉唐三帝纪年中者，亦依次细解一过，是为提纲挈领。

十四日 晴，出外游片时。

十五日 晴明可乐，曾文正谓湖南人少刚断肃杀之气，予观曾胡左诸公皆有刚断肃杀之气者也。友人谓长沙人多油滑，是盖地气使然，我辈当发愤以此为戒也。又一友人曰：“湖南人求其能负气者不难，惟性情厚者难得耳”。是亦名论。

“天薄吾福，吾厚吾德以迓之”，生平常持此论。自省平日行

事实多粗暴，不近人情，多所伤害，乃不德之尤，岂可不惧！每念求忠书院之语，必为之惕然不宁。又每念东茅巷课徒之事，亦恒抱不安。悔尤如此，宜如何警省修改以解释罪愆，而犹动寻人家过失，悻幸责备毫无顾忌，真谓全不知自反者矣。

君子不欲多上人，格言

学以精神通广大，家从清俭足平安

十六日 近思坚忍，真立国自强之本。予近日解诗经，颇能坚忍，胜于往年。凡事不可欲速，庸人非必全不用心力，止坐浮泛无实益处，遂以终身于昏弱，亦可叹也。余初欲为弟子解鉴，只解五帝之事；今又见得解五帝尚是浮泛，惟解光武可也。解御批一到，又解资治一到，又解后汉书光武本纪及光武时人列传一到，何患其不记！解御批一到，又解读通鉴论一到，又解‘司马光曰’一到，又解后汉书论赞一到，又解陈仁锡评语一到，何患其不通！循是行之，则一帝之事通，而古今之事皆易于通矣。是之谓居重驭轻。

十七日 连日总以心多闲思，常抱不安，惧其成病也；书此以自策其廓清之功焉。

二十一日 连日总不爽快，亦不过解诗经，解通鉴、写解诗经日记、写解通鉴日记、写日记五者为之祟耳。如此不能理事，真是朽木，岂不可叹！良辅亮执，竟无精神可以及之，幸四先生代为教之作文，不至贻误人家子弟耳。

二十二日 觉初先生来，张太生来。

二十三日 下午，以桂推一至归舍，至则行矣。至上屋。

二十四日 云可镜寰来，子古幼坤来。

二十五日 下午至馆。夜以不闻亮执读文声，怒责之；于是始有严加约束之意。